

Chapter 7

莫染初心，染指终生

首饰店很大，服务员也是眼尖之人，于是便细心地介绍起来，裴若水和店员正试戴着项链，童染直起身体，走到一旁的戒指专柜。

只扫了一眼，她便看中了一个银蓝色的尾戒。

“把这个拿给我看一下可以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服务员将尾戒从柜子里拿出来，一边开始推销：“小姐，这款是男士的尾戒，我们店里只此一款，是我们首席设计师设计的，很适合送给男朋友和老公的哦。”

童染拿在手里看着，那尾戒在白亮的灯光下闪着银蓝色的光芒，她转过来，发现上面雕刻着一只飞跃的腾龙。

龙这样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的物种，最适合像莫南爵这种神一般的男人。

“请问这个尾戒多少钱？”

“价格是七千七百七十七。”

童染越看越觉得像是为莫南爵量身定做的，他的手指修长白皙，戴

在小拇指上，肯定很耀眼。

“小姐，要为您包起来吗？”服务员见她动了心，拿出包装盒子来，“这款很适合你的哦，名字叫作‘染指终生’，送给心仪的男士是个很好的兆头呢。”

童染下意识地摸了摸颈间被衣服遮住的项链。

莫染初心，染指终生……

他送了她一根项链，她也该回赠个礼物才对吧？

这么想着，童染直起身子，将尾戒递给服务员：“那，帮我包起来吧。”

“哇，小染，你买了什么？”裴若水听到声音凑上前来，看到那尾戒，不由得暧昧地笑起来，“哎哟，还说没什么没什么，这不连戒指都买上了吗？”

“去去去，就你想法多。”

童染一边和她开着玩笑，一边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工行卡递给服务员。

“等等！”裴若水见状急忙制止，“你怎么不用那张金卡？花自己的钱做什么？”

童染按住她要夺卡的手：“若水，我送给他的礼物，肯定是要用自己的钱。”

她的那张工行卡里，有一万块钱，是她以前在琴行带学生的时候攒下来的，左手已经不能再弹琴之后，那笔钱，也就再没碰过。

她为她被注射 Devils Kiss，她也许一辈子都还不起，用她曾经弹琴的钱为他买个礼物，也算是她的一点心意。

见童染态度坚决，裴若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

等到她们出了银座大楼的时候，天已经快要黑了，童染看了下时间，已经快要七点了，莫南爵说七点叫司机来接她的。

“别心神不宁了，总裁的司机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？”裴若水推了推她的肩，打趣道，“我看你下午不买东西不是因为不想买，是因为想总裁想得没心思了吧？”

“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咬死你。”

童染笑着瞪她一眼，二人说说笑笑地走出来，刚走到街边，便迎面撞上一个人。

童染一开始还没认出来，那男生倒是一眼就认出了她：“童染！”
她一怔，几秒钟之后瞬间反应过来：“罗成！”

以前她还在南音艺术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提起同班同学罗成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，就是——韩青青！

罗成追韩青青，已经追到一种海枯石烂的地步，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，不管浪漫还是刺激的，到最后，却还是没有俘获韩青青的心。

也是因为这个关系，罗成经常来找童染商量追韩青青的对策，二人也渐渐地成了好朋友。

只是，韩青青突然消失，再加上童染好久没去学校了，罗成和童染也就断了联系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罗成盯着她看，“越来越漂亮了啊小染，你要是把头发披下来，我可能就真的认不出你了。”

见到老同学，童染自然也是开心的：“罗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”

“还不错，听说你找了新的学校，所以都不来南音上课了？”

“……是的。”

虽然童染已经和同学说去别的学校进修，但是罗成看出童染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又成熟了些，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肯定是傍上大款了。

“对了，你最近有青青的消息吗？”提到韩青青，罗成的眼神瞬间黯淡下去，“我最近也去过她家，可是都说还是没消息……”

这个名字，童染听到更是觉得心里难受，她垂眸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她也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……”

“小染，快要七点了噢。”裴若水小声提醒。

童染闻言，便礼貌地冲罗成笑了笑：“罗成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有空我们再聚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”

罗成站在原地，下意识地望向裴若水和童染的背影。

就这么一瞬间，恰好裴若水也回过头来，二人目光相碰，却只是一下子，裴若水便将头转了回去。

但是，就是这么一瞬间，罗成却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因为那双眼睛和

看过来的目光，令他突然觉得无比熟悉……

和裴若水道别之后，童染站在银座的大街边上，正在犹豫要不要给莫南爵打个电话，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就停在了身边。

她吓了一跳，车窗就摇了下来，男人俊美的脸出现在玻璃后，看到她后挑了下眉：“还不上车？”

“你……”童染一怔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莫南爵跷着腿坐在后座上，冷淡地瞥了她一眼：“你站在那儿不动，是想让我下车证明给你看下，我为什么来？”

“……”

童染想都没想赶忙拉开车门上了车。

街边，黑色的轿车一开走，一辆红色的奥迪见状便拐了个弯，又从后方开进了银座大楼。

裴若水锁了车走下来，托了下墨镜，抬腿走了进去。

她脚步很快，并没有四处逛，而是直接上了电梯，走进了方才和童染逛的那家首饰店。

“您好，欢迎光临。”

服务员刚一迎上来，裴若水便摘下了墨镜，服务员一眼便认出了她是方才来过的顾客：“您好，您还需要什么吗？”

“刚才我和我姐妹买的那款男士的尾戒，”说着，裴若水走到刚才童染看戒指的那个柜台，低下头去看了看，“还有吗？”

“没有了小姐，那款男士尾戒是独家定制款，只限一款的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裴若水看了一圈，这才将身体直起来，对着女服务员诚恳地道，“我姐妹是买给她男朋友的，他们快要结婚了，就下个月，所以她就拿这个当作礼物，但是我姐妹不好意思开口，她其实想要个和那款男士搭配的女士尾戒，这一凑成一对，寓意深刻嘛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”服务员赞同地点点头，如果是要结婚了，肯定是要成双成对的，她善解人意地开口询问，“那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要一款一模一样的女士尾戒对吗？”

裴若水点头：“是的，你们这边可以加急做出来吗？就要和那款‘染指终生’一模一样的女款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服务员为难地看了一眼后方的店长，见店长摆手，继而摇头，“小姐，这个恐怕是不行的，我们店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……”

“从来没有的事情，我可以破先例不是吗？”裴若水说着，便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顺着光滑的玻璃推过去，“我加钱，你们赶工给我做出来，而且不需要设计，只要一模一样的花纹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服务员面露难色，和裴若水道了句稍等，便转身去和店长商量。

裴若水神态自若地倚在玻璃柜台边，低头看着里面金光闪闪的首饰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何况只不过是通知厂家做一款女士尾戒，店长就能捞一笔额外的钱。

这种稳赚不赔还会增加顾客好感度的买卖，傻子才会拒绝。

果不其然，不过十几分钟，那服务员便走了过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小姐，我和店长商量的，像这样的情况，是可以给您加急做的，只不过因为不是我们店里计划之中的设计和款式，所以，需要多增加些额外的加急费。”

裴若水既然已经拿出了卡，自然不会讨价还价，她勾起嘴角点下头：

“好，你们说加多少就加多少。”

服务员见她没有拒绝，便拿出张单子：“这是取货单，您签个字吧，价格上面都有。”

裴若水接过来后扫了一眼，也没什么不满意的，便随手签了个假名字，抬起头道：“明天是礼拜天，我后天早上，也就是礼拜一，一定要拿到女款尾戒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筹备婚宴了，麻烦您了。”

“好的，到时候我们会通知您的。”

从首饰店出来之后，裴若水也无心再逛，便直接下了楼，准备开车回家。

她刚走到停车场门口，掏出车钥匙，便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句：“嗨，你好。”

她有些警惕地回过头，入目，便是一张阳光帅气的脸庞。

“你是谁？”裴若水放冷口气。

“你不记得我了？”罗成上前两步，冲她笑了下，“我和小染是朋友，你们刚刚不是一起逛街的吗？”

裴若水显然不想理他，她自顾自地走到车边解了锁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可以聊聊吗？”

“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？”裴若水冷冷瞥了他一眼，拉开车门就要坐上去，“抱歉，我们并不认识。”

罗成急忙侧身挡在驾驶座边上：“现在不是认识了吗？”

“你这人是不是神经有问题？”见他这样耍无赖，裴若水妆容精致的脸庞更加冷淡，“如果说句话就认识了，那么有只狗冲你叫两声，你难道也就变成狗了吗？”

“说话这么犀利？”罗成不怒，却将挡着驾驶座的身体退开了去，“好吧，我不和你争。”

裴若水白了他一眼：“让开。”

说着，她手扶着车门，右腿刚跨进去，罗成却伸出手，直接拉住她搭在车门上的手，他目光真诚，灼灼地盯着她，突然开口喊道：“青青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深深的情感。

“什么青青？”裴若水怔了下，而后用力甩开罗成的手，力道之大，竟生生让罗成一个男人退后了几步！

“你这人是不是真的脑残？什么青青紫紫，你要发神经去精神病院！”

说着，裴若水跨上了车，砰的一声，直接甩上了车门！

“你等等，等等！”

见她要走，罗成又冲上来，伸手用力地拍着车窗，发出砰砰的声音。这时候处于下班高峰期，四周的巡警和路人，都不由得好奇回头看。

“你开个窗户，我有话说，就一句话！”

裴若水也知道如果在这里闹起来很麻烦又丢脸，她无奈地叹口气，只得将车窗打开，捺着性子说道：“罗先生，你叫罗成对吧？我不认识你，也不是你口中的青青紫紫，你让开，我现在要回家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想说的就是抱歉，毕竟是我刚刚冲动认错人了。”罗成口气诚恳，见她肯开窗户，自然是好言相向地开口，“那我现在道歉，你接受吗？”

裴若水懒得和他多扯，只得点头：“我接受，可以了吧？”

罗成闻言一喜，赶忙接着道：“那美女，我们交个朋友吧？”

也许，他真的是中了韩青青的魔咒，对和她气场相同的女人，完全无法抗拒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和神经病交朋友。”裴若水冷冷地看他一眼，将墨镜戴上，“你如果想交朋友，可以打车去第四医院，车费我出。”

说完，她从车边上的格子里抽出一百块钱，直接甩出车窗。

罗成明显一愣：“你……”

“让开！”

裴若水却不再理他，直接猛踩下油门，红色的奥迪直接沿着停车场的侧栏快速地驶了出去。

“这性格……”

罗成摸了摸头，这性格还真和韩青青不太一样，青青以前虽然泼辣大胆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绝情毒舌……

也许，真的是他感觉错了。

由于路上有些堵车，等车开到帝豪龙苑的时候，已经将近晚上八点了。周管家提前接了电话，早已准备好了晚餐。

吃过之后，莫南爵便上楼进了书房。

童染见他一直穿着西装便知道，他八成是从早上开始，就一直在帝爵待到晚上七点去接她。

童染上楼洗澡后，坐在主卧里的软沙发上，手里紧握着那个尾戒的盒子，手指轻轻地摩挲着，没来由地一阵紧张。

甚至，连平日里被她抱惯了的楠楠，这会儿也被冷落了，只能可怜地窝在她的脚边，时不时地咬一下她的裤腿，表示自己想要抱抱。

可是童染现在的心思完全不在楠楠身上，她见书房门紧闭，莫南爵肯定正在处理公事，便小心地打开了首饰盒。

红绒的盒子里面，那枚银蓝色的尾戒在开着橙色灯光的房间里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尾戒的内圈，雕刻着极小的“染指终生”四个字。

她在店里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遍，可是这会儿还是细细地看着，越看，

越觉得喜欢。

而后，她轻轻地拿出尾戒，试着朝自己的小拇指上套了下。

她的手指很纤细，不同于莫南爵的修长，是那种女人特有的秀气，尾戒套在她小拇指上，足足大了一圈。

童染皱了皱眉头，这样的礼物，于他来说，着实……小了点。

七千七百七十七，这样的价格，莫南爵可能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。

还没送出去，童染便担心了起来，她从来没有送过男人东西，以前和洛大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都只有他送她，她没有主动过……

想到洛大哥，童染心跳骤然一顿，她将尾戒从小拇指上取了下来，放进了红绒盒子里。

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个尾戒，只是回赠而已。

刚盖上盒子，书房门锁就动了下，随后，莫南爵便推门走了出来。

童染手一抖，红绒的盒子便顺着滚下来，掉在了软沙发的沙发垫里。

她吓了一跳，却不敢伸手去掏出来，只能愣愣地坐着。

“你一脸失神地在做什么？”莫南爵穿了件深蓝色的休闲衬衫，皱眉睨了她一眼。

童染神色不自然地干笑两声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就在等你。”

莫南爵霸道地搂住她的细腰，享受着手心传来滑嫩的触感，在她耳边低声将话题岔开：“今天，什么都没买吗？”

童染自然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，那张卡是副卡，如果她刷了，他肯定会接到提示，所以她轻点了下头：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不买？”

“……没什么特别喜欢的。”

莫南爵挑起她耳际的碎发：“是不想买，还是不想花我的钱？”

“……”被看穿了吗？

童染红着脸抬起头：“莫南爵，你把卡给我，你不怕我带着钱跑了吗？”

“你觉得，除非我同意你跑，不然你能跑得了吗？”莫南爵闻言勾起薄唇，俊美的脸庞在橙黄色的灯光下有一种致命的魅惑，“或者说，没了它，你就算跑了，能活得下去吗？”

话落，他颀长的身体向下俯，便直接将她压在了偌大的软沙发上。

随即，炙热的吻就落了下来。

童染急忙伸手撑住他的胸膛：“你先等等……”

莫南爵不耐烦地抬起头，直接握住她的小手，顺着她青葱的十指碎吻了起来：“等什么？”

“我有事情和你说……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莫南爵警觉地拧起眉。

童染拍开他的手：“我有个东西要给你。”

童染见止不住他的动作，只能伸手朝沙发缝隙里摸去，摸到那个红色的盒子，急忙朝他怀里一塞：“这个……给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莫南爵见她还真的塞了个东西过来，这才顿了下动作，左手还搂着她的细腰，右手接过去，食指将盖子打开。

就那么一瞬间，他竟然浑身一震！

而后，视线定格在首饰盒上。

童染有些莫名地紧张，紧睨着他的神色，见他不动，只得动了动被压着的肩膀：“莫南爵，你……不喜欢吗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买的？”莫南爵这才开口，视线依旧没有离开首饰盒。

“就今天。”她老实回答。

“今天？”莫南爵皱了下眉，“你用什么钱买的？”

“用我自己的卡，”童染怕他又误会什么，急忙补了句，“是我原来在琴行弹琴带学生攒下来的钱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七千七百七十七。”童染有些不高兴地伸出手，将他手里的盒子夺了过来，“你不喜欢就算了，我明天拿去退了。”

“你敢！”

童染也学着 he 冷哼一声，小腿在他腰侧蹬了下：“反正你又不喜欢，退不退的，难不成你还稀罕那点钱？”

他摊开手掌，掌心内，一枚银蓝色的尾戒静静地躺着：“帮我戴上。”

“好。”

童染点下头，刚要伸手去接，莫南爵却将尾戒拿起，直接放在她的粉唇边：“我要你用嘴帮我戴上。”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样记忆深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快点！”

童染无奈，抿了下粉唇，他递过来时，她却突然开口：“莫南爵，这款尾戒叫染指终生。”

“染指终生？”莫南爵指尖转了下，果然在尾戒内圈看到了这四个娟秀的小字。

他邪肆地勾唇：“童染，你要染指我的终生？”

童染怒瞪他一眼，贝齿轻咬住尾戒的一端，顺着他右手修长的小拇指就套了进去。

莫南爵伸出手，修长白皙的小拇指上，银蓝色的尾戒镶嵌其上，随着他的动作，折射出奢华耀眼的光芒。

这样的尾戒，也就只有他戴着，才能将那种尊贵的味道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好看。”她由衷地点头，真的很适合他。

“我忘了告诉你，”莫南爵将她的秀发拨开，下巴抵在她的颈窝里，“在美洲的一些国家，用嘴戴戒指，就代表着‘戒由心生，至死不放’的意思。”

“……啊？”

“其实，也就是求婚。”莫南爵这才邪肆地勾唇。

“鬼才和你求婚——”她一掌甩过去。

莫南爵不怒，精准地咬住她甩过来的纤细手指：“求都求了，还能抵赖？”

随即，他抱着她起身走到床边。

“童染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弄疼你，”莫南爵说着，将戴着尾戒的右手同她的右手相握，童染甚至能感觉到那尾戒被他的体温焐热，“我会让你也跟着我一起舒服。”

对他突如其来的温柔，她怔了下，下意识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已经和我求婚了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乖，”莫南爵不再逗她，而是俯下身，直接吻住她的嘴角，“童染，既然你染我一指，那么，我要你一生。”

周末一天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周一的早晨，太阳又如往常般升起。

裴若水拎着垃圾袋从公寓匆匆忙忙地下来，她看了一眼时间，七点十五分。

她开车到银座差不多要半个小时，拿了尾戒后，再从银座开车到帝爵，也差不多半个小时。

八点上班打卡，很明显，她的时间来不及。

可是，对方已经通知了她今天早上去拿。

裴若水嘴里咬着一片土司，就算蹬着七厘米的高跟鞋也走得很快，心想，要不今天就迟到一下，顶多扣点工资，也关系不大。

这么想着，她稍稍放慢了脚步，刚从公寓的楼梯口走到车库，便看见自己的奥迪车旁边站着一个人。

裴若水怔了下，看清来人是谁之后，化满浓妆的脸庞顿时冷了下来：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？”

罗成扔掉手里快要燃尽的烟头，他上前两步，扫视了一圈裴若水：“你出来得可真早，我真怀疑，如果你每天都这个时间出门，是不是工资会被扣光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裴若水冷冷地看他一眼，“你最好不要再跟踪我，否则我会报警。”

罗成也跟着她的脚步上前，单手撑在她车子的引擎盖上：“谁说我跟踪你了？”

裴若水扶着车门看向他，语气已有薄怒：“我们昨天才认识，你今天就知道我住在这里，并且一大早的还来发神经病，难道这不是跟踪吗？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呢？”罗成耸耸肩，随便朝边上的单元楼一指，“我也住这里，难道这里被你承包了？”

“我不管你住这里还是住第四医院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总之你让开，

别挡我的道。”

“我们说点别的吧，比如……”罗成稳住呼吸，忽然大力地将她的车门拉开，扯住她的右臂，“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你放开我！”裴若水用力甩开他，“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，死缠烂打的？！”

“我死缠烂打的技术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见，至于这么惊讶吗？”

罗成这会儿用了真力气，直接将她从驾驶座里拖了出来，裴若水毕竟是女人，力气敌不过他，气极便一巴掌甩到他脸上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

啪——

罗成被打得偏过头去，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而后，突然转过身，搂住裴若水便将她按在车门上：“我就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！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么久了，你走了这么久，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次吗？”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！”

“韩青青！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？”

“我不是韩青青！”裴若水怒吼一声，尖细高跟鞋就直接朝罗成的脚背上踩了下去，“我已经说了很多次，我不是什么韩青青！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更不可能！你给我滚！滚！”

脚上传来剧痛，罗成却也顾不得，他一手扯住她，身体探入车里，将放在副驾驶座上的垃圾袋拽了出来，用力地朝地上一摔！

“你不是韩青青，为什么早上下来看我在等你，就连垃圾都忘了扔？”罗成说着蹲下身，从被甩出来的垃圾中，捡起一个牛奶盒，“你不是韩青青，为什么也一样爱喝这种巧克力口味的牛奶？我记得我以前买过三箱给你，你一个月不到就喝完了！哪怕你人变了，可是习惯不会变！”

“你这人无不无聊？”

裴若水冷眼看着他的动作，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，声音也是异常地冷静：“你要我说给你听吗？第一，忘了扔垃圾只是因为现在垃圾是统一在大门口扔，并不是在这里。第二，这种牛奶，全国起码有三亿人在喝，难道在喝的这些人，都是你口中的什么韩青青吗？那未免也太可笑了！”

罗成被她说得一愣，突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

“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……”

“我该说的都说得很清楚了。”

“我不管你换了个样子回来是为什么，又为什么瞒着小染，但是青青，你想做什么可以告诉我，我都会帮你的，我是爱你的……”

“罗先生，你再这么不听劝，我就真的要报警了。”

不管她说什么，从她那天下午回过头的那一眼，他心中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她就是韩青青。

也许真的是他认错了，又也许是她不肯承认，总之，只要有找到韩青青的希望，他罗成就绝对不会放弃！

帝爵大厦顶层。

童染坐在办公桌前有条不紊地接着电话，已经有过工作经验，所以现在处理起来不会像第一天那么手忙脚乱。

她正在记录着会议名单，内线电话便响了起来，接通后，莫南爵沉稳磁性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让营销部主管带着明年的销售范围计划表上来一趟。”

而后，不等她回答，他便已经挂了电话。

他在工作中从来都是这样，童染也不觉得有什么，她是总裁秘书兼助理，所以可以看到帝爵集团的出勤以及现在在岗人员表。

她点了两下鼠标，移动到现在在岗情况，十七层的营销部，主管裴若水的位置显示的是红色的。

这就表明，她还没有来上班。

童染皱起秀眉，并没有告诉莫南爵，而是站起身走到洗手间，掏出手机给裴若水打了个电话。

不过几秒钟，那边便接了起来，童染急忙问道：“若水，你没来上班吗？”

“噢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
此时，裴若水恰好从银座的首饰店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那款定做的女士尾戒。

“马上就能到吗？”童染有些担心，毕竟莫南爵的脾气，如果知道

裴若水没来上班而且还没有请假，说不定会不高兴……

她压低了声音：“若水，你尽量快点过来，总裁找你有事情。”

“好的，我在四环路这边堵着车呢，我抄近道走吧。”

裴若水走进电梯，用侧脸夹着手机，再次确认尾戒的款式无误后，这才将盒子盖好放进包里，继续开口说道：“今天早上在小区遇到一个神经病，非说我撞着他了要赔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小染，你先帮我顶一下啊，我马上就到公司。”

“好的，反正你尽量快些，”童染朝外面看了一眼，“不过要注意安全啊，到了之后你就直接上来，记着带明年的销售范围计划表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啊小染。”

“不用啦，跟我客气什么。”

挂了电话之后，童染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她刚走出洗手间，便见莫南爵双手环胸，笔挺地站在门口。

“你在跟谁打电话？”莫南爵也是刚刚发现她不在位置上。

童染心下一惊，忙摇头：“没什么，一个朋友而已。”

“你的隐私，必须在我允许的范围之内。”

话落，莫南爵也懒得和她说那么多，直接大步上前，一手搂住她的细腰，一手绕到她的背后，直接握住她的左手腕！

而后，扳着她的肩，直接将她用力地抵在了玻璃门上！

随即而来的，是狂风暴雨般的热吻！

玻璃门外，蓦地传来一声饱含惊讶的女声：“总……总裁。”

童染一惊，门口的玻璃门并不是磨砂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站在外面，刚才的事情就被别人悉数收入眼底！

思及此，她忙转过头一看，只见裴若水抱着文件夹站在门口，手还呈敲门姿势顿在半空中，微张着小嘴：“我……我待会儿再上来吧。”

莫南爵俊脸冰冷地瞥她一眼，视线带着警告扫过童染，仿佛在说：等下再找你算账。

而后，他修长的食指轻弹下西装的领口，转身就朝内室走去。

末了，还甩下一句冰冷的话：“拿进来。”

砰——

直到内室的玻璃门被大力甩上，童染才回过神来。

门口的裴若水显然也被吓住了，她惊讶地看向童染，已然忘了还隔着玻璃门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童染走过去拉开门让她进来，摇了摇头：“没事。”

“总裁刚才……在强吻你？”裴若水暧昧地看向她还泛红的嘴角，将眼里的精光掩下去，只剩一抹艳羡，“天啊，小染，你好幸福啊！这是多少女孩子的梦想啊！”

“幸福？若水，你就别逗我了。”童染翻了个白眼，应该是羞愤才对吧？

“好啦好啦，我开个玩笑的，”裴若水拍了拍她的肩，“我先进去了，耽误太久了该挨骂了，今天早上的事情谢谢你啊小染。”

童染由衷地绽开笑容，她亲昵地帮裴若水拉了拉领子：“若水，别和我客气，早上的事情解决了吗？那人没有继续赖着你吧？”

“没事，也就是个故意碰瓷的，给点钱就打发了，算我倒霉呗。”裴若水也回以微笑，而后吐了下舌头，“好了，我真的要进去了，要不然总裁待会儿一生气把我给开了。”

“快去吧。”

童染转身走向办公桌，在她坐下去看电脑屏幕的一瞬间，裴若水正好推开内室的门。

而后，她将右手伸进职业装的口袋里，快速地将那枚女士尾戒套在了自己的小拇指上。

内室偌大的办公桌前，莫南爵正低头翻阅着计划书。

“总裁。”裴若水将计划表放在办公桌上。

“放着，出去。”

“总裁，我还有事情要汇报，”裴若水咬咬唇，侧眸看了一眼外面，见童染正接着电话，这才开口，“我想和您汇报一下意大利那边的销售情况，最近不容乐观。”

莫南爵头也不抬：“说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裴若水俯下身，拿起桌上的计划表递到男人面前，右手指着上面的数字，“意大利方面，最近减少了百分之三的销售额度，

应该是和代言的影星有关系……”

莫南爵听她说，半晌才将目光移到计划表上，浅眯的桃花眼刚扫过上面的销售曲线。

蓦地，定格在女子的右手之上。

“总裁，需要替换掉代言的影星吗？”

莫南爵紧抿着唇。

半晌听不见回答，裴若水试探性地唤了一句：“总裁？”

莫南爵眉头紧皱，视线聚焦在她右手小拇指上的尾戒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你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裴若水一怔：“总裁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这个尾戒。”男人抽掉她手里的计划表，这样看得更加清楚，那尾戒的上面，雕刻着一只凤。

他的尾戒上，是一条龙。

龙和凤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尾戒从做工到样式，都属于同一款。

“这尾戒……”

裴若水好像刚想开口，瞥见莫南爵右手上也戴着一款尾戒，她见状一惊，急忙将右手藏到背后，顺带着退后两步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说。”

裴若水佯装害怕，连连摇着头：“总裁，真的没什么……”

莫南爵眯起眼睛，冷下声音：“我问你哪里来的！”

裴若水闻言浑身一震，也不敢再不开口，只得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是，是小染给我的……”

“她为什么给你？”

“是……是这样的，那天，也就是前天下午我们去逛街，然后她买了两枚情侣尾戒，好像……好像是要送人的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买了之后小染打了几个电话，好像对方没有接，然后……然后我们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人来，最后快要七点了，小染就说应该是等不到了，我看她心情好像不是很好。”

莫南爵左手搭在椅背上，食指在腿上轻敲着：“就这样？”

“然后，小染说不想白白浪费掉自己的钱，就……就顺手把这款女士的尾戒送给我了，她说……”

说着，裴若水又止住了声音。

莫南爵烦躁地拧眉：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男士的，她随便找个人送掉就算了。”

话落，莫南爵俊脸明显一沉。

裴若水见状吓了一跳，她咬着唇攥紧衣袖：“总……总裁，您别生气，我也不知道小染会把男士的送给您，要不然……要不然打死我，我也不敢戴在手上的……”

首饰店那边，她已经打好了招呼，如果有人来问这款尾戒，就是她姐妹的未婚夫，为求保密，所以，首饰店的人是不会透露戒指的任何信息的。

所以，店员是不敢多说什么的。

再者，童染买的时候并没有开发票，她折回去买的时候，连带着童染买的男士尾戒一起向店员开的发票，哪怕查的话，也算是可以证明，两款尾戒是一起买的。

这些都是两手准备，裴若水认准的是，莫南爵并不会大费周章地去查，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。

但是，星星之火，到最后，是可以燎原的。

蓦地，莫南爵开口，声音低沉：“这件事情，就当我没有问过你，闭紧你的嘴巴。要是被我听到在外面乱传，我会让你一辈子开不了口。”

裴若水低眉顺目，端正地点头：“是，总裁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还有，你手上的那枚尾戒，我希望，刚才是它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”

“是，总裁。”

裴若水闻言也不敢怠慢，忙将右手小拇指上的尾戒取下来，放进口袋里：“总裁，您放心，我今天之内就会处理掉，不会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莫南爵重新拿起桌上的计划表，扫也没扫她一眼，冷声道：“出去。”

“那，总裁，我就先走了，计划表放在这里了。”裴若水恭敬地点了下头，而后走出来，带上了门。